

列傳

1004  
109  
121

沈銖弟錫  
黃寔  
李伯宗  
時彦  
賈易  
葉濤  
呂嘉問  
郭知章  
吳執中  
強淵明  
賈偉節  
周常  
譚世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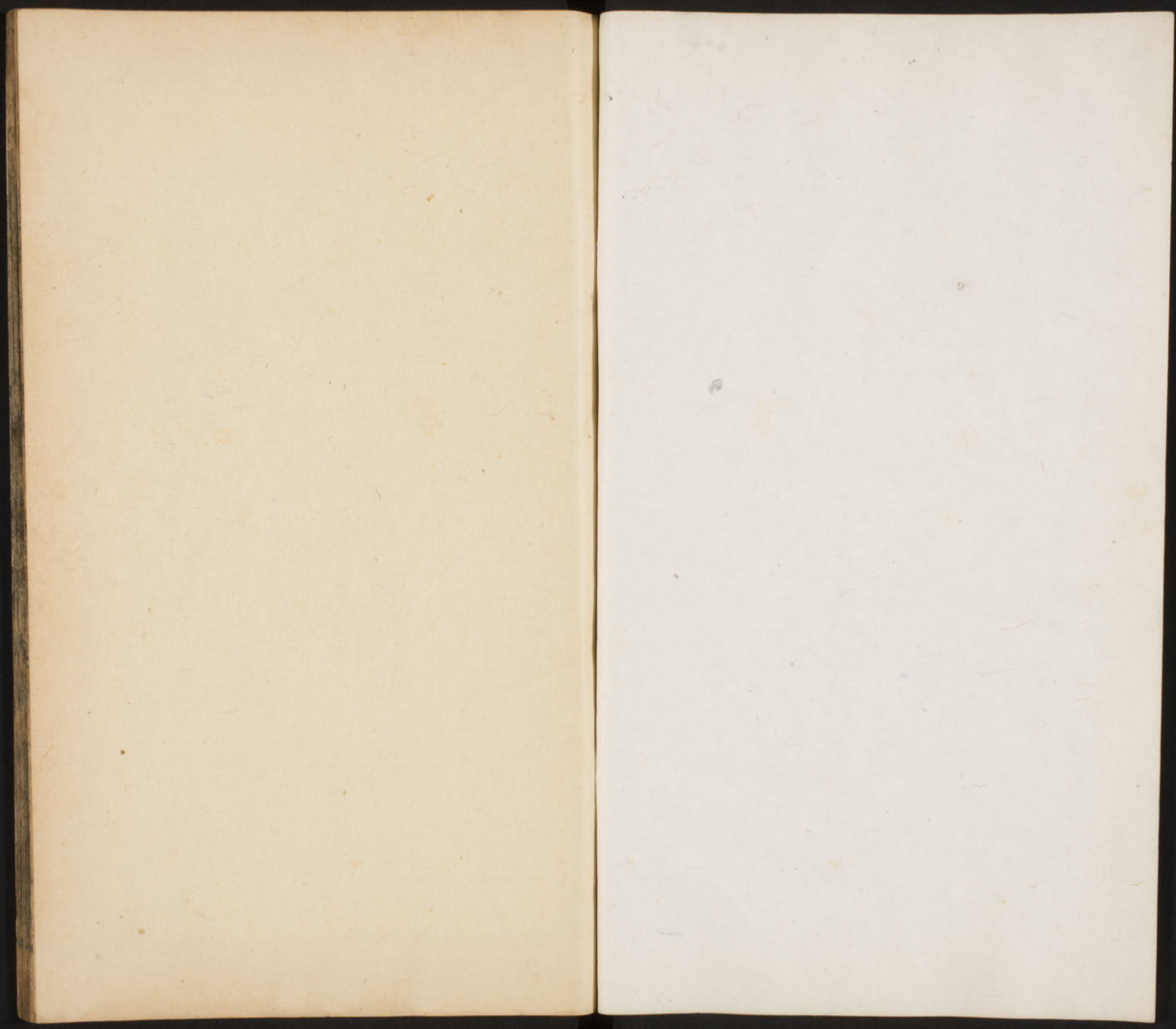
路昌衡  
姚祐  
汪澥  
霍端友  
董敦逸  
楊長  
李南公  
劉極  
吳材  
蔡居厚  
崔鷗  
何灌  
梅執禮

謝文瓊  
樓弁  
何常  
俞粟  
上官均  
崔台符  
董必  
錢適  
劉昌  
劉嗣明  
張根  
李照靜  
程振

陸蘊  
沈積中  
葉祖洽  
蔡之邵  
來之邵  
楊汲  
虞策弟爽  
許敦仁  
宋為年  
蔣靖  
任諒  
王雲

明監本宋史

卷之九



列傳卷第一百十三

宋史三百五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書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沈銖

弟錫

路昌衡

謝文瓘

陸藹

黃寔

姚祐

樓异

沈積中

李伯宗

汪澥

何常

葉祖洽

時彥

霍端友

俞棗

蔡凝

沈銖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季長王安石妹壻也銖

少從安石學進士高第至國子直講季長領監事改

審官主簿坐虞蕃事免歸元祐置訴理所被罪者爭

嘉祐丁巳年

宋史卷一百十三

一

監生式煦刊

自列銖獨不言紹聖初起爲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  
崇政殿說書受旨同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以進講爲  
解拜右司諫辭改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吳居厚除戶  
部尚書銖論其使京東時聚斂詔具實狀不能對哥  
金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  
而可久之應哲宗屢首肯之真拜中書舍人兼侍講  
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弟錫

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爲鄂州司戶參軍崇寧初爲  
講議司檢討蔡京方銓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曰  
遠方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惡若槩罪之恐非敦世厲

俗之道京不從除衛尉丞遷祠部員外郎提點江東  
刑獄知婺州入爲左司員外郎兼定嘉二王侍講進  
太常少卿拜兵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  
江寧張懷素誅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往以  
誣告興獄錫至郡有告者按之則妄也具疏于朝由  
是他郡繫者皆得釋歷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議大  
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路昌衡字持正開封祥符人起進士至太常博士參  
鞫陳世儒獄逮治苛峻至士大夫及命婦皆不免遷  
右司員外郎歷江淮發運陝西轉運副使知廣州徙

荆南又徙潭州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紹聖中召爲衛尉大理卿遷工部侍郎俄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李清臣有狂婦人之訴昌衡致之重辟出知瀛州徙永興軍進直學士知成都徽宗立應詔上書曰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陰之過盛自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災異之變生於天地之不和起於人心之怨望故妖星出見大河橫決秋雨霖淫諸路饑饉殍死道路妻子棄捐破析貲儲以應星火之令勤勞憔悴多不生還人心如此而欲其無怨難矣俄坐清臣獄事責司農少卿

分司居郢州明年起爲滁州定州復直學士知開封府乞嚴告捕虛妄之法以靖訐訴徙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龍圖閣學士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明府元豐中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受其虐倍克聚斂不勝多門其不急之征非理之取宜罷減之大臣以爲訕朝廷議置之罪神宗曰彼謂奉法者非其人爾匪訕也哲宗時御史中丞黃履薦爲主簿三年不詣執政政府召對除秘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紹聖末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埽石

岸朝廷命先治岸數十步以驗其可否黃流湍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中前說俞力文瓘條別利害罷其役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詔修神宗寶訓文瓘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遼主洪基殂使往弔之令從者變服而入貶秩二等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論呂公著書再謫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迺以爲集英殿修撰知濟州

卒于熙宣和中爲駕部員外郎知汝州欽宗時上封事十篇論事切至使于金還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人犯汝州賦自襄陽領兵往援之戰死

陸蘊字敦信福州候官人少知名登進士第爲太學春秋博士經廢員省改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學事召對言元祐異意俗學既不爲我用近詔不以使一路而猶得爲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拜禮部員外郎轉吏部遷辟雍司業太常少卿議原廟不合黜知瑞金縣還爲太常進國子祭酒中書舍人請葺諸州天慶觀立學事司考課法遷大

司成擢御史中丞引門下侍郎余深親嫌自列徽宗  
曰相避之法防有司不能盡公爾侍從吾所信任豈  
得下同庶僚乎不許蘊頗論事嘗言御筆一日數下  
而前後相違非所以重命令輔相大臣宦官戚里賜  
第營築級徹民居縣官市材於民而不予直責游子  
第以從官領開局奉朝請為員猥多無益於事又賜  
予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私室乖尊卑之分  
亦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以龍圖閣待制知福  
州改建州時第藻由列曹侍郎出為泉州過蘊合樂  
燕款閩人以為盛事加顯謨閣直學士引疾提舉鴻

慶宮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蘊聞命就道使  
者劾為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修撰卒

黃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司農主簿積官提  
舉京西淮東常平元豐末議罷提舉官命未布寔舅  
章惇屬蔡確徙寔提點開封縣鎮遷提點梓州路兩  
浙刑獄京東河北轉運副使哲宗以寔為監司久議  
召用曾布陰沮之林希曰寔兩女皆嫁蘇軾子所為  
不正不宜用乃以知陝州為江淮發運副使賀遼主  
登位及境迓者移牒來稱為賀登寶位使寔報以受  
命無寶字拒不受還除太僕卿再擢寶文閣待制知

瀛州徙定州朝旨籍民兵旁郡因緣擾困寔懷檄不  
下而畫利害請之事得寢卒于官贈龍圖閣直學士  
寔孝友敦睦世稱其內行蘇轍在陳與寔游因結昏  
其後又與軾友善紹聖黨禍起寔以章惇甥故獲免  
然亦不得久於朝著焉

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  
夔州路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  
武臨射賦帝大悅留為左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  
司諫建議置輔郡以拱大畿進殿中監六尚局官制  
成凡所以其上率屬察舉之稽違嚴最勤隋之法皆祐

裁定以親老請郡授顯謨閣待制知江寧府時召捕  
張懷素祐追獲之復為殿中監踰歲以直學士知鄭  
州改秦州或請調熙河弓箭上徙邊以省更戍祐謂  
人情懷土重遷丐以二年為更戍之期滿歲樂業而  
願留者乃聽且請擇熙秦富民分丁授地蠲後借糧  
以勸耕植益廣秦之東西川建城壁嚴保障以控熙  
河涇原皆從之復為殿中監改吏部侍郎命鎮蜀用  
母老辭遷工部尚書加龍圖閣學士為大名尹進延  
康殿學士復為工部尚書徙禮部母喪除知太原府  
縣有小胥造冢逼其先墓者祐疑為厭已請解官持



服先是詔許祐悉買墓旁地遂併徙他家小胥不從  
故祐持以為說言者論其挾仇要君乃止以提舉上  
清寶錄官卒贈特進謚曰文僖

樓昇字試可明州奉化人進士高第調汾州司理參  
軍徙來興虞策幕府監在京文繡院知大宗正丞遷  
度支員外郎以養親求知泗州復為吏部右司員外  
郎左司郎中太府鴻臚卿除直秘閣知秀州政和末  
知隨州入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朔百舟應使者  
之須以遵元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墾而為田收其租  
可以給用徽宗納其說改知明州賜金紫出內帑緡

錢六萬為造舟費治湖田七百一十頃歲得穀三萬  
六千加直龍圖閣秘閣修撰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  
水灌漑為利甚廣徃者為民包侵昇令盡泄之墾田  
自是苦旱鄉人怨之在郡五年既請溫之船官自隸  
以便役又請越台之監以佐費詔責之曰郡自有監  
豈不能興而欲東取諸台西取諸越斯乃以鄰國為  
壑也睦寇起善理城戎有績遷徽猷閣直學士知平  
江府卒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為群奉正戶部員外郎  
至秘閣修撰河北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知

河間真定府積中本王輔所引叛輔方圖燕地使覘  
邊際中書舍人程叔語之曰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  
中感其戒至鎮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  
已而師敗於白溝重貫還罷積中提舉上清寶籙宮  
既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未行而卒或  
曰為盜所殺或曰婢殺之終亦不能明也其惡其襄  
言追削官職建炎中宰相亡其書乃悉復之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知內丘成陽太康縣  
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  
吏皆循舊法異者指為災而令進幸官者掩災為災

王深察其違戾而實諸謂括縣壯丁五而兵得千人上  
其名數與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薦之提舉  
京畿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有訴者陳牌至  
八百七十左遷通判相州提舉白波輦運提點江淮  
坑冶鑄錢入為將作少監開封民有鬻神祠故帽鎊  
以龍者吏以為乘輿服御伯宗曰此無他當坐不應  
為爾尹不從具以請如伯宗議歷大理卿入對言今  
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不得焉恐非仁  
聖忠恕之意徽宗納之遷刑部侍郎與王輔不相能  
用胥吏微過嚴提舉崇福宮明年知同州徙陝西都

轉運使以通奉大夫頭謨閣待制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榮

汪解字仲容宣州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安石著三經義傳解與其議又首傳其說熙寧大學成分錄學政登進士第調鼎州司理參軍知縣入為太學正累遷國子祭酒兼定嘉二王朔善擢中書舍人為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改潁昌又改陳壽二州從應天府上章辭行提舉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解自布衣祿天子學至為正為司業祭酒迨于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

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中進士第為開封府兵曹紹聖初或言蘇軾主文柄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其階出通判原州歷將作丞陝西轉運判官熙河轉運副使議者欲資民金帛而使入西水塞下常曰車牛轉輸民力已病然未至於死亡者果自官出而民無害也金疆以金帛使自入粟懼非貧弱之利熙帥及監軍劾之貶秩徙成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今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奏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

益也詔獎其言為減四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  
修撰為使徙陝西以顯謨閣待制知秦州轉通議大  
夫謀告夏人多築堡柵朝議出兵牽制常言羌人生  
長射獵今困於版築違所長用所短可以拱手待其  
弊無煩有為也從之鎮秦六歲察訪方邵劾其越法  
貨酒借米麴於官而毀其曆獄具責昭化軍節度副  
使數月復其官終右文殿修撰年七十三

論曰西漢之末士大夫阿諛銷悞遂底于亡東都諸  
賢以風節相尚激成黨禍宋元祐類東都崇宣類西  
漢末世蓋忠鯁獲罪則相習容悅而已君驕臣諂此

邨之所繇喪也觀沈鉢諸人從狗時軒輊不能為

言忠足以言士哉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

專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推

為第一僉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檢院由國子丞知

湖州留為校書郎元祐初歷職方兵部員外郎加集

賢校理進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訛反

守廟祖洽目辦事一從官定議蘇軾劉放言祖洽請

祖宗紀綱法度因之為簡願朝廷與大臣合謀而新

之可以為議論事若謂之訛則不可於是但出提

點淮西刑獄紹聖中入為左司郎中起居郎中書舍  
人給事中祖洽瑋狠慢喜諛附密言王珪於冊立時  
有異論哲宗曰宜仁聖烈婦人之克舜也其於社稷  
大計聖意素定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  
若以珪為無迹則黃履劉拯相繼論之矣願稽合群  
情決之獨斷珪也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著獲終膺  
下恩禮隆縟蔡確受遺定策而貶死嶺外乞恤其孤  
其論率類此林布薦祖洽謂其最向正帝言不可大  
用乃已坐舉回出知濟州徙洪州以牟利黷貨聞  
祖洽與白子人目為小訕祖不用事欲以吏部侍

部召韓忠彥不白為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

竟引為吏部布乃出知定州且行大言於上至云

當時蔡確稍失幾王珪果遂姦謀則神宗遂失正

統不知今日神孰歸臣為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

珪之罪勸沮忠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徽宗

怒其躁妄降集殿修撰提舉沖佑觀自是不復用

文之知洪州改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卒

時彥字邦美開人舉進士第簽書觀昌判官入為

秘書省正字累兼賢校理紹聖中遷右司員外郎

使遽失職坐廢後校理提點河東刑獄蹇序辰使

遼還又坐前受賜  
吏部員外郎權起  
為河東轉運使加  
侍郎徙戶部為開  
亡卒史憚於移問  
否則拘繫之以俟  
尚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常  
授宣義郎不閱月  
居郎中書舍人

有拜隱不言復停官徽宗立召為  
舍人改太常少卿以直龍圖閣  
不賢殿修撰知廣州未行拜吏部  
到尹異時都城苦多盜捕得則皆  
往略之考始請一以公憑為驗  
坊邑少安獄屢空數月遷三部

武進人徽宗即位策進士第一  
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起  
紫故事唯服黑角帶帝顧見之

曰給事舍人等爾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準帶佩魚  
進給事中次司成禮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  
輕外可令內外侍從更出迭入以奉禁闥殿大邦俾  
天下之勢如持衡庶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即請補  
郎迺以顯謨閣侍制知平江改陳州為改以寬聞不  
立聲威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時疏新河八百里而去  
淮尚遠水不時洩端友請益開二百里徹于淮自是  
水患遂去內侍石燾傳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不  
可疏罷之復以禮部召轉吏部官至通議大夫卒贈  
宣奉大夫

俞察字祇若江寧人崇寧四年以上舍生賜進士第  
簽書鎮南軍判官未赴為辟雍博士秘書省正字吏  
部員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記室擢中書舍人  
居三月進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建議罷增石炭  
場梟駁其非除顯謨閣待制知蔡州明日復留踰年  
竟出為襄州還拜給事中上言學校三代之學也然  
崇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為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  
以前議者以為是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  
望者無定說尔必使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  
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為得言頗見行蔡京再相憾向  
所用士多畔已葉夢得言梟獨否遂拜御史中丞陳  
士風六弊又發戶部尚書劉炳為舉子時陰事京方  
倚炳為腹心夾其意改梟翰林學士遷兵部尚書以  
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石公弼在襄州以論衙前事  
謫言者謂梟嘗徇之罷提舉崇禧觀竟以毀紹聖法  
度貶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太平州行未至復述古殿  
直學士知江寧府卒

蔡疑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端蔡京  
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  
元祐紹聖之績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

兩下求言之詔莫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  
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  
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搖國是不以為憚願逆處其未  
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領天下甫解褐  
即除秘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自  
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旋進給事中一意  
附蔡京叔族屬尊為叔父京命攸修等出見疑亟云  
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比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八寶赦  
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召出籍疑不肯書言  
者論其不能推廣上恩使歲久誑復罪之人得以洗濯

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始疑未第時  
以書記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  
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瓘以絕口因其  
子正彙告蔡京不執執送京師疑復入為給事中又  
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沔治瓘幾不免事具瓘傳御  
史毛注言陛下修善政以應天斥大姦以定國而疑  
巧言惑眾造為釁端疏入不報范柔中者頃以上書  
入邪等至是進階疑言柔中嘗毀神考哲宗有弗共  
戴天之讎自今春黨人復官士論駭愕有致疑於紹  
述者乞削其叙遷昭示好惡從之張商英作相常安



民與之書激使為善疑弟萊剽其蒙示疑即論之以  
搖商英疑遷翰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宮  
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疑先一路奏辨下詔優獎  
召為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嘗陰附權倖事覺徽宗令  
入對將面詰之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御史言疑  
游太學則挾詭計以鉗諸生居侍從則挾私事以脅  
宰輔處門下則借國法以快私忿為郡守則妄尊大  
而蔑監司召自金陵偃然以丞轄自處既升宗伯乃  
懷不滿之心宜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  
安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為政喜怒

徇情任刑大慘方臘亂以西北戍卒代歸人得攜絹  
疑禁民與為市乃下其直疆取之卒怒秉疑夜飲客  
縱火焚州治湏其出赦殺之疑知事勢洶洶喻垣走  
僅得免詔奪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制卒

論曰自太宗歲設大科致多士居首選者曩取華要  
有不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為時名臣治平更  
三歲之制繼以王安石改新法士習始變哲徽紹述  
尚王氏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者迎合時相意  
擢第一自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  
亦薄矣熙寧而後託於宣和首選十八人唯何臬馬

涓與此五人有傳然時彥端友齷齷祖治俞泉蔡英  
怡邪小人繇王氏之學不正害其心術橫潰爛漫并  
邦家而覆之如是其替焉此孟子所以必辯邪說正  
人心也

列傳卷第一百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十四

宋史三百五十五

關雎詩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風靡

禮

賈易

董敦逸

上官均

來之邵

葉濤

楊畏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李南公

董必

虞蒙

第牙

郭知章

賈易字明叔無爲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  
與易十錢使從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  
年踰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

開法令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論呂陶不爭張舜民事與陶交攻遂劾陶黨附蘇軾兄弟併及文彥博范純仁宣仁后怒其訐欲譴之呂公著救之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從廣德軍明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遂疏彥博至和建儲之議爲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館彥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而去蘇軾爲由永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員外郎孫升以爲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爲侍御史上書言天下

六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得其真故人士聰明雖蔽下情不得上達邪正無別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故治道不成萬事隳廢惡吏市姦而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充溢宇宙以干陰陽之和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故公私困弊無及時預備之計衣食之源日蹙無事之時尚猶有患不幸倉卒多事則狼狽窮迫而禍敗至矣四曰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故士君子無可用之實而愚不肖充物於朝奸合苟容之俗滋長背上帝君之風

益弱士氣浸弱將誰與立太平之基五日刑賞失中  
而人心不知所向故以非為是以黑為白更相欺惑  
以罔其上爵之以高祿而不加勸懲之以顯罰而不  
加懼微利苟免之姦冒皆犯義之俗將何所不有今  
二聖焦勞念治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  
不憂是猶寢於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為安可  
不畏乎然則欲知毀譽真偽之情則莫若明目達聰  
使下無壅蔽之患欲官人皆任其責則莫若詢事考  
言循名責實發生財不逆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而抑  
末作崇儉約而戒奢備欲教養必以其方則莫若廣

詳延之路厲廉耻之節使公卿大臣各舉所知召對  
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罷之欲人心皆  
知所向則莫若賞以勸善刑以懲惡不以親疏貴賤  
為之輕重則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為矣其言雖  
頗切直然皆老生常談志於抵阨時事無他奇畫蘇  
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論軾  
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  
封還之以謂正宜闊略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  
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為聞好語草呂大防制  
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第轍

蚤應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昔皆誅怨先帝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爲喻議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秘閣元符中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爲魯布客改權刑部侍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爲真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第調連州司理參軍知穰縣時方興水利提舉官調民鑿馬渡港云可灌田二百頃敦逸言於朝以爲利不補害核實如

敦逸言免役夫十六萬金舊田三千六百頃徙知弋陽縣寶豐銅冶役卒多困於誘略有致死者敦逸推見本末縱還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祐六年召爲監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言蘇軾昔爲中書舍人制誥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宰相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爲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鞭撻不庭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揀改蓋事理當然尔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

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  
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  
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  
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  
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比惟元祐以來言事官  
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  
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  
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  
信宰子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  
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尔元祐改更蓋追述

先帝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  
天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  
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敦逸出爲湖州運判改知  
臨江軍紹聖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記  
其人曰非前日白巒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論常安  
民爲二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員  
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左司諫侍御史入謝曰臣再汚  
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以奉彈糾之責哲宗曰卿能言  
無患朕之不能聽卿言而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也瑤  
華秘獄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察知寃狀握筆弗忍

書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獄既上於心終不安幾  
兩旬亮上疏其略云瑤輩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  
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為之流  
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哲  
宗讀之怒然下欵加重貶章惇曾布以為不可曰陛  
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冀以取信  
中外今謫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哲宗意解而  
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即位加直  
龍圖閣知荆南召入為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  
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  
為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為監察  
御史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為審刑大理所  
疑京師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賂蔡確引猜險吏數十  
人窮治莘等慘酷無敢明其寃均上疏言之乞以獄  
事詔臣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  
其持平有巫託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均焚像杖巫  
出諸境還監都進奏院哲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元  
祐初復為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  
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為主而所根者本也詩賦

以文為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敝未見其為得也自熙寧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遂論青苗以為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為終歲之患願罷之而復為常平糴糶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請罷粟補更減任子員節特奏名之濫增攝官之舉數抑胥史之幸進以清入仕之源詔有司議又之不能有所省復䟽言今會議之臣畏世俗之譏評不計朝廷之利害閔鄙巷之不進不思才者

之開滯非策之善也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六夫悉裁其數又言治天下道二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術雖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間者監司務為慘核縣望風趣辨不暇以便民為意陛下臨御務從寬大為吏者又復苟簡縱弛猛寬二者胥失願明詔四方使之寬不縱惡猛不傷惠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言蔡確第碩盜貨官錢以萬計獄既上均論確為宰相挾邪撓法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繼擊去之監察御史張舜民論



邊事因及宰相文彦博奔民之遷均言風憲之任許  
 風聞所以廣耳目也奔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  
 容之願復奔民職不從臺諫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  
 再論王巖叟遂劾均反覆巖叟移官均遷殿中侍御  
 史內不自安引義丐去改禮部員外郎居三年復為  
 殿中侍御史西夏自永樂之戰怙勝氣驕欲復故地  
 朝廷用趙鼎計棄四砦至是又請蘭州為砦地均上  
 疏曰先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  
 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  
 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

握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擣虛熙河數郡孤立難  
 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傳虎以翼借  
 寇以兵不進無益祇足為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  
 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時傅堯俞為中書侍郎  
 許將為左丞韓忠彥為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  
 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  
 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  
 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  
 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顧惡大過望令林職詔從之御  
 史中丞蘇轍等尚以為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

字四百一十  
天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  
累陛下之善而言者自此得以朋黨合謀併力以傾  
搖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為主所論若當雖異不害  
其為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為不善今堯俞等但不  
能協和實無大過蘇轍乃以許將當時已定議既而  
背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為善則順之惡則正之  
豈在勿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為忠邪將舍同列之  
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為過惡也若  
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臣非朝廷之利也  
將罷均又言曰大防堅疆自任每有美蔭同列不敢

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善盡力辨將期於  
必勝臣恐無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之  
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而不當  
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  
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  
六罪並再黜大防史禍自此起又奏龍詩賦專以經  
術取士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已  
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為中書舍人  
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意遂均為工部員外  
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歷梓州淮南轉運副使知

四百二十  
越州徽宗立入為秘書少監遷起居郎等字言合人  
同修國史兼管宗室命修撰陸希聲等字本學生張質  
亮應詔論事得罪拜左均言實元雖不識忌諱然忘  
非懷邪陛下既知其來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氣寅  
亮得免時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厚為紹述以風均均  
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辨由是不協以龍圖閣  
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  
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  
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登進士第由路州司理

參軍為刑部詳斷官元豐中改大理評事御史中丞  
黃履薦為監察御史未幾買倡家女為妾履劾其汙  
行左遷將作丞哲宗即位為大府丞提舉秦鳳常平  
利州成都路轉運判官入為開封府推官復拜監察  
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姦諂與楊畏合攻蘇  
頌論頌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親  
黨致位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  
燾呂惠卿紹聖初國事丕變之邵逆探時指先劾呂  
大防惇既相擢為侍御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  
請加美謚疏司馬光等咩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

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其阿恣無忌憚如此  
進刑部侍郎陽翟民蓋漸以訟至有司之邵二子皆  
娶蓋氏誣漸非蓋氏子以規其背諫官張商英論之  
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卒年四十八蔡京為相特贈  
大中大夫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為國子直講虞  
蕃訟起濤坐受諸生茶紙免官濤王氏壻也即往從  
安石於金陵學為文詞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學正  
遷博士紹聖初為秘書省正字編修神宗史進校書  
郎曾布薦為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司馬光呂公著

王巖叟追貶三大防劉勰子蘇轍梁燾范純仁責管皆  
濤為制詞文極醜詆安石降學士濤封還命書云燾  
在元祐時嘗詆安石博采熙河全先帝萬世之功不  
宜加罪蔡京劾為黨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為范  
鏗所論連三黜曾布引為給事辭數月而病以龍圖  
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卒

楊畏字子安其先家寧人父徙洛陽畏幼孤好學事  
母孝不事科舉黨友交勸之乃擢進士第調成紀主  
簿不之官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為  
鄆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為得聖人之意除西

京國子監教授舒曾薦為監察御史表行時有御史  
中丞出為郡守監司薦之畏言侍從實合上所素知  
監司乃敢言其為異日地亦不戒其觀望舒曾有  
盜學士院討錢罪為王安禮所白畏抗章辨論以為  
可謂之失不可謂之故曾罷畏坐亡轉示正丞出提  
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畏恐得罪於司馬  
光嘗曰畏官變峽雖深山群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  
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司馬光若知道便是  
變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呂大防劄擊為  
相俱與畏善用畏為工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擢殿

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摯十事并言梁燾王巖叟劄  
安世朱光庭言其死黨必與為地既而燾等果救摯  
皆不納摯罷蘇頌為相畏復攻頌以留賈易除書為  
頌罪頌罷畏意欲蘇轍為相宣仁后外召范純仁為  
右僕射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上  
疏詆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遷  
侍御史畏言事之未治有四曰邊疆曰河事曰役法  
曰內外官政時有旨令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與  
宰執最為相關之地宰執既不自差使其屬舉之可  
乎太常博士朱彥以議皇地示祭不同自列之罷畏

四百九十一  
言考據經論理若牙龍出恐自是人務觀望不敢以  
守官為義宣仁后崩呂大防欲用畏諫議大夫范純  
仁以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及大防  
為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  
與王安石學術誓宗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三元祐者  
居上畏復考卷下之拔中漸以為第一惇入相畏遣  
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  
蘇轍以逐劉摯察熹方欲逐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  
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為相公開路者也惇至徒

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  
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  
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  
下於是目為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  
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郢州復集賢  
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宮居于洛未幾知  
鄧州再丐祠以言者論列落職主管崇禧觀蔡京為  
相畏遣子姪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  
自明又因京黨河南尹薛昂致言於京遂出黨籍尋  
復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

上疏累千餘言極其諛佞方洽行得疾卒年六十九  
畏頗爲縱橫學有才辯而多捭闔與邢恕締交其好  
功名富貴亦同然恕踈而多失畏謀必中其究俱爲  
搢紳禍云

論曰賈易初以剛直名觀其再劾文彥博范純仁而  
斥蘇軾蘇轍尤甚何以剛直爲哉董敦逸於元祐末  
與黃慶基誣二蘇以開紹聖之禍及紹聖則肆詆元  
祐諸臣甚至瑤華之寃不能持正雖終悔而諫亦何及  
焉及見蔡京蔡卞稔惡乃論其過惡以自文杯水不  
足以挾車薪之火也上官均諫切中時事及不從紹

述之議其爲人若可觀然論呂大防蘇轍以之再黜  
是亦助紹述者也楊畏傾危反覆周流不窮雖儀秦  
縱橫無以尚之豈徒有二變而已至於倡紹述以取  
信哲宗又謂王安石之學有聖人意可謂小人無忌  
憚也哉來之邵盡擊時賢而進章惇安燾呂惠卿又  
請加美謚於安石其流惡不已乃誣人非其子而欲  
掩其貲亦何所不至焉葉濤在太學已著汙迹擢第  
之後諂安石而從之學後得曾布之薦凡元祐名賢  
貶責制辭肆筆醜詆雖有善猶不能自滌况無可述  
者乎

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爲大理詳斷官校  
試殿帷仁宗賜以盡美二字熙寧中文彥博薦爲群  
牧判官除河北監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  
問欲舉法舉朝以爲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  
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故用之歷知審  
刑院判少府監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爲大理  
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爲獄台符與少卿楊  
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答掠成之都人惴栗至  
不敢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遷刑部  
侍郎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

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年六十  
四舊制武臣至內殿崇班始蔭其族台符言文吏州  
判司猶許用蔭武臣五歲一遷自借職四十年乃得  
通朝籍輕重不相準請自供奉官即用蔭從之嘗使  
遼至其朝久立帳前僮者不贊導問其故曰太子未  
至台符誚之曰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偃蹇不至久  
立使者禮乎僮者懼贊導如儀

楊汲字潜古泉州晉江人登進士第調趙州司法參  
軍州民曹潯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潯持刀  
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潯曰兄勿避自爲姪尔既就吏



兄子云叔欲給吾父止而殺之吏當潯謀殺兄汲曰  
潯呼兄使勿避何謂謀若以意爲獄民無所措手足  
矣州用其言讞上潯得不死主管開封府界常平權  
都水丞與侯叔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醜汴流漲潦以  
溉西部瘠土皆爲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  
提點淮西刑獄提舉西路常平修古芍陂引漢泉灌  
田萬頃召判都水監爲大理卿遷刑部戶部侍郎元  
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崔台符被劾汲亦落職  
知黃州歷徐襄越州紹聖中復爲戶部侍郎卒  
汲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熙寧初條例司引以爲屬

戶部判官筭司庫務行連甞法於酒坊歲省新  
錢一六萬緡王安石用魏繼宗議即京城置市易務  
命嘉問提舉上建置十二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  
之家輒取利神宗去之安石執不可居二年連以美  
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語安石安石曰嘉問奉法不  
公以是媒怨神宗曰免行錢所收項中易鬻及果  
實大傷國體安石爲辨自解至嘉問爲景勝不知  
帝王大略且曰昔嘉問執敢不違安石近習非臣孰  
爲嘉問辨神宗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敢以爲不便安  
石請言昔姓名今嘉問條於七年皇帝憂心惻怛語

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  
 問條折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如八言也嘉問言朝  
 廷所以許民輸錢先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  
 擾若一切罷去則無入稅承又吏胥極厚薄勢不得不  
 求於民非重法豈禁以薄庫乎重法則法有特而不  
 行縣官為給事則三司經費有限今取民於鮮而吏  
 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  
 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  
 不可得今吏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行之  
 半市易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倉法所增之祿以

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初市口勿隸三司嘉問恃勢陵  
 使薛向出其上會布代向懷不能平會神宗出手札  
 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詰問掠其功列其與初  
 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求息千貫挾官府而為  
 兼并之事神宗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一人有私忿於  
 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召繼宗  
 及市賈問狀其辭同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加繼  
 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神宗欲聽之安石不可  
 神宗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  
 周官泉府者今觀使中人之家夫業宜釐定其制布

見神宗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所爲豈  
窮乎間架除陌金嘉問又請取鹽鐵置不詰四方  
笑神宗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  
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既執政前獄遂成布得  
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相召檢正中書戶  
房安石能以知江寧府歲餘轉運使何珣劾嘉問營  
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爲吏部郎中光祿卿  
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  
繕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  
與本錢蓋置其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賞至於物

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於是削  
嘉問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  
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  
蔡卞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滅口嘗薦鄒浩浩南遷  
坐罷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  
居住郢州安置然爲蔡氏所右其壻劉達蹇序辰其  
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龍圖閣學士大  
中大夫卒年七十七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祖  
公弼論新法奏藁以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  
氏號爲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爲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寘諸法知長沙縣有嫠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亂尚何爭命歸兒族熙寧中提舉京西常平提點陝西河北刑獄京西轉運副使入爲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皆適人而同產女弟年三十不嫁寄他妹家爲御史所論罷主管崇福宮爲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圖請開迎陽歸舊河於孫村

置約曰水東注南公與范子奇以爲不可行且欲於六吳北進鑑牙約河勢歸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爲非云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爲御史所論詔罰金卅直秘閣知延安府夏人犯涇原南公出師禱其盛夏人解去進直龍圖閣擢寶文閣待制知瀋州拜戶部吏部侍郎戶部尚書歷知永興軍成都真定河南來鄭州擢龍圖閣直學士初恭宗主入廟南公修奉希執政指請榭東夾室禮官等之不得及更建廟室坐前議弗當學士未幾後之遂致仕卒年八十三南公爲吏六十年幹局明銳然

反覆諾隨無特操識者非之云謔

諫字者甫第進士紹聖間知宜州縣陝西麥熟朝廷  
議遣官諸州令民平價運負議與余景在選中將賜  
對曾布言於哲宗曰豐凶未可知諫景皆刻薄必因  
此暴斂為民之憂陛下臨政以來延見人士未多如  
兩人者懼不足以辱大對乃有使成訪使還為河東  
轉運判官徙陝西進築京師詔役除秘閣校理以母  
憂去之建永泰陵起使京西諫官任伯雨言祖宗之  
世親近有大事邊鄙有兵筆將相大臣召為侍從乃  
不問已奪情今山陵事人皆可辦河至以一諫墮事

體哉命遂格於制以直龍圖閣知熙州蔡京使王厚  
復河漕諫與之異召為光祿卿厚奏功罷諫守號坐  
嘗言招納未便停官後數年為陝西轉運使京兆麥  
價踊貴諫與府縣議從民和市民弗肯損僧諫移府  
勒上戶閉糴府帥徐處仁不聽且責之諫怒上章言  
處仁沮格詔令陵毀使者詔黜處仁而擢諫顯謨閣  
待制代其任鄜延帥錢昂奏處仁本以官糴麥損價  
與諫爭乃為民久長之論不當黜詔以昂違道于譽  
諫請永州諫又代任鄜延復徙亦與偽為贍芝以獻徽  
宗疑曰贍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解坐

罔上貶散官安置三年復之歷數郡卒

董必字子彊宣州南陵人嘗謁王安石於金陵咨質諸經疑義為安石稱許登進士第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相章惇方宣衆君子於罪孔平仲在衡州以倉粟腐惡棄餓歲稍損價發之必即劾其矣常平法置鞫長沙以承惇意無辜繫訊多死者平仲坐徙詔州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呂升卿往廣東必徑廣西尋訪哲宗既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慘刻按增立威為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還其命詔以什趙挺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復封駁不

下必於是訟知章次升為元祐黨人坐不當訟言者出知江州改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召為左司員外郎初舒亶守荆南起邊事一切詐誕云徃人款附實亦不然必蓋與之謀及是曹暴卒加必直龍圖閣徃代乃城通道等六砦置靖州折博市易且移飛山營戍公私煩費荆人病之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卒年五十六贈龍圖閣待制

虞策字經臣杭州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程縣通判蘄州通判蔣之奇以江淮發運上計神宗訪東南人才以策對王安禮李常繼薦之擢提舉

宋史列傳卷一百四十五  
利州路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爲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謂人主納諫乃有福治道以清靜爲本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備不修古之人善鎮靜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闊踈而曰吾鎮靜吾持重者又乞詔內而

手監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其職陳朝政闕失

百姓疾苦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脩身之道勿以宴安爲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曾肇以議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禮部侍郎爲徐州策時權給事中還其命以爲肇禮官也不當

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侍御史起居郎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改杭州過闕留爲戶部侍郎歷刑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成都府入爲吏部尚書奏疏徽宗請均節財用曰臣比在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略相當嘗以祖宗故實攷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爲裒會汲汲然不能終日願深裁浮冗以寬用度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

州卒于道年六十六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祐紹聖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取進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興已獨得免弟奕

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饑徙之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流民不以時還則來歲耕桑皆廢矣帝悅既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刑獄時朝廷將遣兵逐捕奕條上方略請罷勿用而自計討賊不閱月可定轉運使張搏以爲不可宰相主搏采數月不効卒用奕議悉降之擢監察御史親祭北郊燕人趙良嗣爲秘書丞侍祠奕白其

長曰今親衛不用三路人而良嗣以外國降子顧得預外事可乎長用其言具以請不報陽武民傭於富家其室美富子欲私之弗得怒殺之而賂其夫使勿言事覺府縣及大理鬻獄奕受詔鞫訊皆伏辜坐漏泄語言罷去再踰年還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邊地爲塘濬有定界旣中貴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爲功肆侵民田民上訴屢出使者按治皆不敢與直奕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罷屯田加直秘閣淮南轉運副使入爲開封少尹故時大理開封治獄得請實蔽罪其後率任情棄法法益不用奕言廷尉持



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  
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從之遷光祿卿戶部侍  
郎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寇平論勞增  
兩秩還爲戶部內侍總領內藏予奪顓已視戶部如  
僚屬度支郎方討理滯奉中旨令開封尹與總領者  
來奕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  
他人侵其官即自劾不稱職詔爲罷內侍而徙奕工  
部襲慶守張滌使郡人詣闕請登封東平守王靚諫  
以京東歲凶多盜不當請封爲政者不悅將罪靚奕  
言靚憂民愛君所當獎激柰何用爲罪乎靚獲免未

幾卒年六十贈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第進士從劉彝廣西幕  
府知浮梁分寧縣黃履薦爲御史以憂不克拜知海  
州濮州提點梓州路刑獄復以鄭雍顧臨薦爲監察  
御史哲宗親政上書請用淳化天禧詔增諫官員曰  
館職無所用朝廷設之不疑諫官最急乃常不足是  
急於所無用緩其所當急也又比歲選授監司多繇  
寺監丞不過知縣資序外官莫重於部使者豈宜輕  
用若是宜稍限以節如轉運判官擇實任通判者提  
點刑獄擇實任郡守者然後攷其治理簡拔用之又

言自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矣遷殿中侍御史言先帝辟地進壤建策四若據高臨下扼西戎咽喉元祐用事者委而棄之願討曠議奏顯行黜罰史院究神宗實錄誣罔事知章請貶治呂大防等紹聖復制科知章校試言先朝既策進士即廢此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司員外郎改左司諫嘗言辭祿慶賞以勸天下之善願無以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刑罰誅戮以懲天下之惡願無以假借大臣使快私忿忠於陛

下者必見忌大臣黨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明主財察權工部侍郎為中書舍人遼使蕭德崇來為夏人請還河西地命知章報聘德崇曰兩朝久通好小國最爾疆土還之可乎知章曰夏人累犯邊法當致討以此朝勸和之故務為優容彼若恭順如初當自有恩旨非使人所能預知也歸未至坐嘗主導河東流議以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為工部侍郎加寶文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書知開封府為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初卒

四百六十一  
論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呂惠卿出而與之  
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變而為蔡確章惇  
曾布又變而為蔡京蔡卞日有其之而天下亡矣乘  
時起而附之者甚衆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  
問以均輸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悅李南公  
以反覆詭隨虞策以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好且  
發實錄之誣觀諸人所學與其從政已多可尚何樂  
而為此惡哉不過視一時君相之好尚將以取富貴  
而已設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無紹述之  
禍雖安石輩亦將有所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  
况此諸人乎世道污隆士習升降係於人主一念慮  
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列傳卷第一百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十五

宋史三百五十六

開儀圖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左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察院院丞兼

勅修

劉拯

錢適石豫善書

許敦仁

吳執中

吳材

劉昌

宋喬年子昇

強淵明

蔡君厚

劉嗣明

蔣靜

賈億節

崔鷗

張根弟樸

任諒

周常

劉拯字彥脩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縣人稱之元豐中為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

判官提點廣西刑獄紹聖初復爲御史言元祐修先  
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  
爲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  
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  
忿形於詔誥醜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  
事方異意之臣分據要路而軾問及此傳之四方忠  
義之士爲之寒心扼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  
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極猶驚視不愜也進右正言累  
至給事中徽宗立欽聖后臨朝而欽慈后葬大臣欲  
用妃禮極曰母以子貴子爲天子則母乃后也當以

園陵爲山陽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彥雖以德選然不  
可啓責歲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觀望黜知濠州改  
廣州加寶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還帝稱其議欽  
慈事褒進兩秩遷戶部尚書祭京編次元祐慈黨極  
言漢唐失政皆分明黨今日指前入爲黨安知後人  
不以今人爲黨乎不若定爲三等其事爲上其事爲  
中其事爲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戶部月賦  
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知蘄州徙潤  
州張商英入相召爲吏部尚書極已昏憤吏素爲姦  
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

御史洪彦昇併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宮卒

錢適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

累遷判越州至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

嘗授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復言必用適則

顧罷臣乃以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為都官員外

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接元祐文藝舊籍紹聖忠賢希

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乞

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又議

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

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詞昭告宗廟天下莫不

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

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

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踈逃小臣詣闕上書忠義

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彥

等及追褫大正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

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為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

於事為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

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為不然况既為先朝所廢

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萌厭

斲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况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誥一頒天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旨后由是復廢適豫遂言元符

皇后名位未正乃冊爲崇恩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解也其書以謂先帝旣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解用是得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適以爲多漏略給事中劉達駁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言者疏其罪黜爲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爲工部尚書舉馮解自代謂解趣操端勁古人與稽嘗建

明典禮忠義凜凜搢紳歎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  
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故  
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適逃奔  
蘭溪爲賊所殺年七十二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爲監察御史與左  
膚鞫鄒浩獄文致重比又使廣東鍾正甫逮治浩欲  
致之死豫論邊事謂中國與四夷相交爲君臣相與  
爲賓客徽宗以其言無倫理且辱國出爲淮南轉運  
判官陳瓘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  
年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錢滿造廢元祐皇后議詠

遷侍御史至中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臣僚自文彥  
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深燾  
王巖叟以下旣以論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  
通狀熟知陳州徙鄧州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進戶部  
兼侍讀以調度不繼降秩一等徙刑部祖母死用嫡  
孫承重去官服未闋而卒膚廬州人亦以安惇薦爲  
御史履歷大略與石豫同遷侍御史累至刑兵戶三  
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改求興軍卒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爲校書郎蔡京以  
州里之舊擢監察御史亟遷右正言起居郎倚爲腹



心竅仁凡所建請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姦臣用事  
內外制詔類多誣實乞自今日以前委中書舍人或  
著作局討論刪正起居郎舍人異時遇車駕行幸惟  
當直者從敦仁始請悉歷蹕遷殿中監拜御史中丞  
甫視事即上章請五日一視朝徽宗以其言失當幸  
宵旰圖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他日為宋  
諤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處之自如  
後二年卒靖康中諫官呂好問論蔡京使敦仁請五  
日一視朝欲顯竊國命蓋指此也

吳執中字子權津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州

縣同門壻呂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  
年始提舉河南管平連徙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  
提點廣東刑獄入為庫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觀初擢  
兵部侍郎二年進御史中丞論開封府內侍省京畿  
秦鳳違法干請詔焚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  
大理之決獄將作之營繕權貨之入中皆職所當為  
乃妄以為功一歲遷官至五六宜行抑損遂詔自今  
但賜末帛鄭居中知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  
地高遠其章而論所以用居中之意初蔡京忌張康  
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高年父

子皆京之也而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唐國曰是乃為  
逐臣地耳已而章果卒帝怒然知滁州未幾徙越州  
石公弼以為執中反復得罪未宜毀太府改提舉洞  
霄宮以集賢殿脩撰知揚州加顯謨閣待制知河南  
府道過鄴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遂察京言者未已執  
中謂進退大臣當全禮貌於是為京下詔京得不重  
貶罷恭孫趙通開梓潼諸夷州執中乞正其罪又言  
八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常人不足以為士願下太學  
攷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遷禮部尚書張商  
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

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于家

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進士第歷主簿歲

平尉知江都縣入為太學博士以薦挺之薦擢右正

言遷左司諫黨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為朋附黨與

前日大臣變更神考法遂致引之執政不宜復其職

程之元為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當初政時

獨在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會而指

與三能疏言元符之末變神考之美政遂神考之

人亦者韓忠實為之首忠實遂罷材驚恐疾視善

類所排逐最多進起居即以憂去察京用為給事中

吏部侍郎陟見有所陳京不悅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擬之作相召拜工部侍郎奉

論曰紹述說行權臣顯假以攻元祐正士網既盡矣復假以攻異已鷹犬外搏鬼域內狙官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故劉拯撫實錄以肆詆錢適斥孟后以編刺石豫指繪像以削謫賢吳材摘黨論以擯善類許敦仁五日一朝之請吳執中體貌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計也譁說珍行虞帝彼聖似是而非孔聖惡佞有國家者可不監夫

劉昂字子夢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不進

士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燁通樂律燁死蔡京擢昂大司樂行以樂正遂引蜀人

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昂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

妄出己意而昂為緣飾語在樂志累遷給事中心京

局議禮昂又領之為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

元曆有所損益為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

陳州昂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

以事免官京再輔政召為工部尚書昂嘗為京書策

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昂由廢黜京還故班御史中丞

俞鼎孫其姦利事京拱東他官徽宗所儲三代器

四首六行  
詔是討定凡專爵祖豆盤匱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  
所制器於祀儀令大學諸生習肄雅樂闕試曰是與  
大司成劉嗣明奏有鶴翔宮架之上再為翰林學士  
東宮建為太子賓客又遷工部大理議戶絕法若祖  
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為嗣是曰計一歲諸路戶  
絕不過得錢萬緡使歲失萬緡而天下無絕戶言不  
可乎詔從其議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官金紫  
光祿大夫與王宋交通事敗開封尹成聖言議以死刑  
部尚書亮致虛為請乃長流瓊州死年五十七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庶子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

鄉書試禮部既自調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  
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  
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  
配感生帝為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  
臣大臣不懌會廟饗宿齊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  
劾罷禮院遂致仕充國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  
物必先薦家廟乃敢嘗官至大中大夫卒喬年用父  
蔭監市易坐與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  
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  
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

集賢殿修撰京畿轉運副使進顯謨閣待制為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交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謚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崇寧初由譙縣尉為敕令刪定官數年至殿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陵轢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為鷹犬以徽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貶昇亦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未幾知應天府喬年卒起復為京西都轉運使涖葺西宮及修三山

新河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詣諸陵有司預為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髹漆至灰人骨為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龕北大抵遭暴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泚水坑濶計役四百九十萬工未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殿學士謚曰恭敏

張淵明字隱季杭州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祠部郎中淵明進士第調海州司法參軍歷濟杭二州教授知蔡州確山縣通判保定軍入為太府丞

軍器少監國子司業與凡成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為  
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濟成黨  
禍淵明以故亟遷秘書少監中書舍人大成司翰林  
學士大觀三年京罷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徙鄭越二州召為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  
廣直廬帝書檄文堂榜賜之燕太子賓客以疾改延  
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脩國史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謚曰文憲浚明早死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  
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

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絕擬雖符  
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搖者出於人心理義之  
所在也陛下繼志厲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敕有司  
勤為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  
論東南兵政之弊及言學官書局皆為要塗宜公選  
實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徒得以幸進河北河東  
群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將  
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令觀察  
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胥  
吏吏疆官弱浸以成風蓋釐蔽之下吏習狡獪故怯

懦者有所畏至用為耳目倚為鄉導彼借色辭過為  
卑辱浸淫及於侍從今廟堂之上稍亦為之顧重為  
之制改工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為宗喬年父  
子用以集賢殿直學士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師  
訴事坐失察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滄陳齊三州加  
徽猷閣待制為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宮度地汙下  
為道士交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工部侍郎  
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劉嗣明開封祥符人入太學積以試藝名出諸生右  
崇寧中車駕幸學解褐補承事郎歷校書郎至給事

中張商英居相位惡其不附已時鄭居中雖以嫌去  
樞密然陰殖黨與親伺益固嗣明與之合計傾商英  
門下省吏張天忱貶秩嗣明駁弗下商英爭之詔御  
史臺蔽曲直商英以是罷嗣明遂論商英引李士觀  
尹天民入政典局矯為教語共造姦謀二人俱坐責  
嗣明遷大司成士子肄雅樂被恩嗣明亦升班由學  
士等已而言者論其取悅權貴受升國子生預令法  
以抑寒士黜知諫州未幾入為工部侍郎翰林學士

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

蔣壽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佗好巫

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  
濫像得三百驅毀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  
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斥祐間事蔡京第  
為正等權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  
怒黜伯舉明年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  
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為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  
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  
其徒倚為姦利奪民葦場鹽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  
望不敢治靜悉抵于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  
五年為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

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州十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  
間利病加直秘閣為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  
般法為直達編修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  
下籍催諸道通自造巨船一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  
輒運載者請論以違制罪蔡京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興  
論功進秩遂拜直學士京部屬無以顯謨閣直  
學士提舉禮京觀不

論曰善乎歐陽脩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  
為真朋小人以同利為偽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



齊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踈而相怨害矣蘇軾  
 續脩說謂君子不得志則養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  
 不得志則澆悍復用唯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  
 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黨人生不辨邪正必至兩廢  
 或言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言其說明甚微  
 宗亮之察也嗟敵於紹述之說崇姦貶正黨論滋起  
 於是紹聖指元祐為黨崇寧指元符為黨而鄭居中  
 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為黨不復能辨始以黨  
 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生二十年其禍汰於東  
 都白馬蓋至是而二子之言以效焉彼劉吳強淵明宋

喬年劉嗣明直十曾耳亦使攘臂恣肆臧撞無忌小  
 人之為初憂矣嗚呼朋黨之說具於此人之國如此  
 哉

崔鷗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潁州受為陽翟人登  
 進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為鳳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  
 食未嘗闕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諫切不足以起  
 人主意激切則近諫諫人為諫臣而身諫諫之名此  
 諫邪之論所以易棄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  
 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向曹嬰唐  
 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嘆息然有山林不反之

意以聞國家以口食之異物也直言伏請詔書至所  
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之意情耶聖度以來  
天下之言如此而松松所聞不敢一此是臣子負陛  
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  
言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刑左右之患邪為本臣至於  
草萊不識朝廷之士荷綬左右之人有指心祐之臣  
為姦黨者必邪人也便權之黨獨唐之牛李之禍將  
復見于今日甚可駭而夫變變朝廷之公議故責  
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元元以心姦而天下皆曰忠  
今宰相章惇左右以心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

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  
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  
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竒伎淫巧蕩上心以  
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  
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  
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  
數者先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  
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  
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  
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

也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徂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及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

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王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聰明命天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後蔡京條籍上書人以鷗爲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

歸始居邾城治地數畝爲婆婆園屏處十餘年人無  
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  
殿中侍御史既至而欽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六  
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  
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  
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  
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  
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  
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  
石除異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

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  
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  
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  
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  
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合泰所係國  
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與宗澤敦朴敢言  
之士以遺子孫安石自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  
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  
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詭  
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熾罔紹述理財而公私

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已爲正異已爲邪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盡再破壞邪言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sub>一</sub>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爲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高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鷓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篋無留者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無子婿衛昂集其遺文爲三十卷傳於世

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少入太學甫冠第進士調臨江司理參軍遂昌令嘗改京秩以四親在堂黃髮父母之恩封太父母而馳奏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鄉人之賢者彭汝礪序其事自以爲不及屏處十年曾布魯肇鄒濬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爲帝言人主一日萬幾所侍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肖混淆綱紀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爲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內侍走馬承受舉劾一路

以錢半給軍衣非是自轉運使郡守以下皆罷根言  
東南軍法與西北殊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帥守監  
司分朝廷憂顧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以小奄尺紙  
空十郡吏哉詔皆令復還又言本道去歲蠲租四十  
萬而戶部責償如初祖宗立發運上供額而給本錢  
數百萬緡使廣糴以付用比希恩者乃獻爲羨餘故  
歲計不足至爲無名之歛詔貸所蠲租而以糴本錢  
還之六路洪州失官錫繫治兵吏千計根曰此有司  
失於幾察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得之  
物何以召和氣乃羅其獄大觀中入對言陛下幸將

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  
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  
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勵  
敕之即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  
上書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并下戶均出役錢以  
絕姦僞市易惟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若非正然與  
和買不讎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  
歛有間矣又請分舉官爲三科一縣令二學官三縣  
丞曹州郡亦分三等明言其人某材堪充某州某官  
某縣令吏部據以注擬則令選稍清視平配硬差遠

矣詔吏部戶部相度以聞根又以水災多乞蠲租賦散洛口米常平青苗米振貸流民詔褒諭之徙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州郡無兼月之儲太倉無終歲之積軍湏匱乏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爲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爲今之計當節其大者而莫大於土木之功今群臣賜一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二十萬緡耳曾不足給一第之用以寵元勳盛德猶慮不稱况出於閭閻干澤者哉雖趙普韓琦佐命定策所未有願陛下斷之

其次如田園邸店雖不若賜第之多亦願日削而月損之如金帛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又其次如錫帶其直雖數百緡亦必斂於數百家而後足今乃下被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賢不肖無辨如以其左右趨走不欲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倖側目謀所以中傷之者言交上帝察根誠不之罪也尋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益忤權倖廼擿根所書奏牘注切草略爲傲慢不恭責監信州酒旣又言根非詆常平之法以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

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終于家  
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為食淡毋嗜河豚  
及蟹毋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鷄鳴則少蘇後不  
忍聞鷄聲子燾自有傳弟樸

樸字見素第進士歷耀淄宿三州教授太學錄升博  
士改禮部員外郎高麗遣子<sub>弟</sub>學肄業又兼博士遷  
光祿太常少卿擢侍御史鄭居中去世樸言朋黨分  
攻非朝廷福若不掬其尤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黃中  
賈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為居中黨而  
逐時郎員冗濫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樸使論列乃擿

其庸繆者十六人疏斥諸外徐處仁議置裕民局以  
京提舉京不樂漢言國家法令明具何嘗不裕民乎  
今置局非是卒罷之起復修製大樂局管勾宮田為  
大晟府典樂樸論為貪濫不法物論弗齒且典樂在  
太常少卿之上修製元宮不當超踰迺罷為樂令未  
幾復前命樸事不已改怒書以監察攸引為道史檢  
討官召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  
諒挽衣泣曰豈有為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為感  
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言登高第調河



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會布有使人邀詣闕既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為相猶欲用之諒子言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將之奇童案在樞府薦為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慶路學事歷京西河北京京改轉運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戶口之什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出納實贏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張商英見其書謂為天下部使者之最疑熟京東刑獄梁山樂漁者習為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地錯其間者鑄石為衣盜攻則督吏名捕吳敢不

盡力跡無所容加直秘閣徙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訛哆知邊廩不繼陰闕地窖粟而叛遺西夏統軍書稱定邊可唾手取諒謀知其謀亟輸粟定邊及諸城堡且募人發所窖得數十萬石訛哆果入寇穴藏粟七日而退他日復圖亂化保而邊儲已足訛哆遂解去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被京南轉般漕運法為直達綱應募者率蕩子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牧諒親部卒築隄徙民就高振以米粟水退入獲全京誣以為漂溺計坐削籍歸田里

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  
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尋復徵發閣待制進直  
學士童貫更錢法必欲鐵錢與銅錢等物價率十減  
其九詔諒與貫議詔言爲六路害寢其策如龍圖閣  
直學士知京兆府從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  
上清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  
其有憂乎乃作書貽宰相曰今契丹之勢其亡昭然  
取之當以漸師出不可無名宜別立耶律氏之宗使  
散爲君長則我有存亡繼絕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  
弱與鄰崛起之金國勢相萬也至是又言郭藥師必  
及帝不聽大臣以爲病狂出提舉嵩山崇福宮是冬  
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諒言迺復起諒爲  
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中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  
王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  
養親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即致仕久之御史中丞  
黃復薦其恬退起爲太常博士辭元符初復申前命  
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  
用塗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在質素昭示訓戒自裕  
陵室宣仁后寢宮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

訓詁置之奉宸庫擢起若舍人鄒浩得罪常於講席  
論救與監郴州酒徵宗立召為國子祭酒起居郎從  
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為先然溺於富  
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  
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時以天暑  
令記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為令常言本朝記  
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  
皇帝時修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宗政延  
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災暵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  
人情之常若為定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使

後人觀之將以為倦於聽納而忘先帝之美意矣事  
遂寢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實  
文閣待制出知湖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修  
撰卒年六十一

論曰徽宗荒于治嬖倖基朝柄移權姦不鳴者進言  
為腴熟鷗根詠常氣節侃侃指切時敝能盡言不諱  
卒不勝讒舌根常死於鷗諒用用而病奪之可悲也  
已金兵既舉郭藥師以叛朝廷猶弗知知能先見禍  
幾哉毋或乎諒之言也

列傳卷第一百十五

宋史三百五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權鉞軍國軍事前中書省丞相嚴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列傳卷第一百十六

宋史三百五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權鉞軍國軍事前中書省丞相嚴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勳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武選登第為河東從事經  
略使韓縝雖數試其材而常沮抑之不假借久乃語  
之曰君奇士也他日當據吾坐為府州大山軍巡檢  
盜蘇延福狡悍為二邊患灌親梟其首賈胡曠有泉  
遼人常越境而汲灌親申畫界堠遏其來忿而舉兵

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敵驚以爲神遂巡斂去後三十年契丹蕭大師與灌會道曩事數何巡檢神射灌曰即灌是也蕭矍然起拜爲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曾出背壘貫後騎羌懼而引卻知寧化軍豐州徙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邊事以笏畫御榻指坐衣花紋爲形勢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提點河東刑獄遷西上閤門使領威州刺史知滄州以治城郭功轉引進使詔運粟三十萬石於並塞三州灌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沿邊

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忌之劾云板築未畢而冒賞奪所遷官仍再貶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閒田千頃湟人號廣利渠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即其地也漢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爲他路最童貫用兵西邊灌取古骨龍馬進武軍加吉州防禦使改知蘭州又攻仁多泉城砲傷足不顧卒拔城斬首五千級正拜廓州防禦使

宣和初劉法陷於敵震武危甚熙帥劉仲武使灌往  
救灌以衆寡不敵但張虛聲駭之夏人宵遁灌恐覘  
其實遽反兵仲武猶奏其逗遛罷爲淮西鈐轄從平  
方臘獲賊帥呂師囊遷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  
浙西童貫北征檄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  
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  
使夔离不取景州圍薊州貫諉以兵事即復景城釋  
薊圍郭藥師統蕃漢兵灌曰頃年折氏歸朝朝廷別  
置一司專部漢兵至于克行乃許同營今但宜令藥  
師主常勝軍而以漢兵委灌輩貫不聽召還管幹步

軍司陪使射平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

計不能耶曰非也

數帝親賜酒勞之遷上軍都虞候金師南下悉出禁

旅付梁方平守黎陽進謂宰相曰時中曰金人傾國

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銳以北萬有一不枝

梧河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

辭以軍不堪戰彌之拜武秦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

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衛王楷至門

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

灌竟行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充數靖康元年正

二月二日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  
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  
今控于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没于陣年六十二  
帳下將孫雷彥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欽宗  
哀悼賜金帛命官護葬已而言者論其不守河津追  
削官秩長子勦至閣門宣贊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  
拔出之病創死紹興四年中子薺以灌事泣訴于朝  
詔復履正大夫忠正軍承宣使

李然字子平安常州晉陵人德裕九世孫也  
相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

二舍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  
擢第又中詞學兼茂選為辟雍錄太學正其博士以  
父老丐外除提舉淮東學事使養命下乃得河東而  
為淮東者減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教  
吏自言熙靖曰事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  
便也宰相聞而賢之留為兵部員外郎遭父憂去還  
為兵部司員外郎王黼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雲  
立經撫房於中書獨專之他執政皆不得預熙靖與  
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  
是以合曠事經撫何為者哉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

璫璫茶從獨滯留四年都水丞失職移過於熙靖賤  
其兩秩又將左轉為國子司業執政交言不可僅遷  
六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  
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  
患壽少之戒徽宗曰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  
土蠲繆牖戶首是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為此詩者其  
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願陛下為無疆之計  
帝嘉之靖康初同譚世助事龍德宮改顯謨閣待制  
提舉醴泉觀道君待之甚厚常從容及內禪事曰外  
人以為吳敏功殊不知此自出吾意耳吾嘗不欲人

言曰滅族誰敢哉或謂吾以唐睿宗上良天戒故為  
之吾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賀敏聞而忌之以進對  
不時受罰既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  
寬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  
王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  
三與世勳同贈端明殿學士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父獻可仕至吳州刺史知瀘州  
黃庭堅謫於涪獻可過之甚厚時人稱之雲舉進士  
從使高麗撰鷄林志以進擢秘書省校書郎出知簡  
州遷陝西轉運副使宣和末從童貫言燕幕入為兵



部員外郎起若中書舍人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幹  
 不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幹為不之意以為  
 幹等得朝廷所與余親職書堅云守國不可信欲敗  
 示約執政以為不然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  
 陷太原召拜刑部尚書再出使許以三鎮贖入之數  
 雲至直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  
 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敏宗悉從之且  
 命王及馮澥往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所部雲亦還  
 澥奏言雲誕妄誤國雲言事勢中變金人必欲得三  
 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百官議雲固

言康王舊與幹為不結壯宜將命帝慮為所留雲曰  
 和議既成必無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  
 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為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  
 郡徹近城民令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  
 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  
 雲在役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  
 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或發  
 雲笥得烏絀短巾蓋雲夙有風眩疾寢則以護首者  
 民益信其為姦謀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  
 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先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建

初贈觀文殿學士雲兄靈宗寧時為諫議司詳議  
官之言靈宗罪黜諫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神師中  
戰死

譚世勳字彥成澧州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  
六學盛行世勳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  
易之論也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  
正字時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  
世勳獨坐直廬繼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為隣居  
數致師成願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  
次為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主簿相嫌不附已

罷提點太平宮火之復還吏部倖臣妄引恩澤任子  
持不與吏白有某例世勳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已  
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理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  
名器廣言路各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又  
為當路所嫉以微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留之微  
宗禪位東幸且還使與李熙靖副執政奉迎遂同主  
營龍德宮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謗述欽聖遺旨以腹  
瑤華太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  
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慧出東方大臣或謂此四  
夷將衰之兆世勳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

宜感說進給事中無侍讀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贖  
論世勳駁其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  
將則至大惡疏入同類則目何原建議分外郡為四  
道置都總管事得顯決世勳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三  
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尾大不掉之慮乎原不樂  
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勳言守邊為上策今  
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  
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河又請遣大將秦元  
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與尾相援  
卽金人不敢逼孫傳渚然之又格於原議再扈車駕

至金帥帳以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利詞意忠  
激金人聳聽張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  
皆稱疾卧不起以息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  
贈端明殿學士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  
以薦為敕令刪定宮武學博士大司成疆淵明賢其  
人為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為憐執禮聞之曰以人  
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一言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  
歷軍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  
山未入率不暇經目死吏有持茶券至為錢三百萬者

以揚哉言意迫取甚急執禮一閱心其妄欲白之長  
貳妄不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  
業兼資善堂翊善遷左司員外郎擢中書舍人給事  
中林樞以前執政赴朝伯留其復故職執禮論去之  
孟昌齡居鄆質人屋以贖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  
郡卒留後中都者萬數肆不逞為姦詔悉令還揚哉  
占不道內侍張佑董葺太廟僭求賞皆駁奏弗行遷  
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置酒其第夸示園池妓  
妾之盛有嬌色執禮曰公為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  
今方膿流毒吳地瘡痍未息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

又斥之以詩黼恚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  
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妾數脩撰時賦  
聖處額滁亦苦抑配執禮曰郡不能富爾抗一邑而  
食鹽乃倍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  
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為翰林學士道除吏部  
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  
諫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公黃門  
持中批請部取錢而主議不用重既悟其失復取之  
執禮奏審詔旨與實夫人而杖黃門金人圍京都執  
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皇后皇太后太子皆出避用事

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贖天子歲金帛以數百千萬計  
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  
列陳知實程振安扶守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  
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拯雖銅鐵亦不能給蓋以軍  
法結罪億室其求而官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亡  
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粟來當有出  
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  
皆願致死雖肝腦不封於金繒何有哉顧比屋枵空  
亡以塞命耳酋問官且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  
比官官長也酋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

王侯各杖之可執禮守猶爲之請代遣還將及門呼  
下馬搃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  
宇書冥士庶皆隕涕痛哭歎初車駕甫出執禮與宗室  
子弟訪諸將吳革等謀集宗奪萬壽門夜持金帥帳叩  
一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  
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  
士議者以爲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饒州樂平人也以有藝射入太學一時名  
蓋多從之徽宗幸學以諸生左職除官爲辟雍錄  
升博士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于

四百二十  
鄒祀孟朝以公孫正高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提舉  
京西常憲入爲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辟雍國子司  
業左司員外郎兼太子舍人始至即言古者大祭祀  
登饗受爵必以上嗣既禮經所載且元豐三舞具存  
昨天子展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重宗廟重社  
稷也太子豐然曰宮僚初無及此者由是特加獎異  
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幸天下營事以上當  
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憚曰上且疑黼挾怨奈何振知  
黼忌其言趨而出然太子薦之其力遂擢給事中黼  
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爲中書舍人侍郎馮熙

載出知慶州黼然熙載欲振詆以訛語振不肯黼使  
言者初爲黨罷提舉中佑觀居三年復還故官靖康  
元年進吏部侍郎爲欽宗言兩臣不和論議多駁詔  
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  
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  
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今日一  
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  
聖斷隕度而不暇疇咨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  
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其勢不得不  
爾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犄角擊之曰彼

猖獗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  
上嗟其言而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故時大  
評有情可矜多奏取原貸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  
彈壓率便文殺之振請復舊制詔捕亡命卒得數千  
人振請以隸步軍而除其罪步軍司欲論如法振曰  
方多事之際而一日殺數千人必大駭觀聽乃盡釋  
之改刑部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爲何臬言  
宜思所以折之之策臬不從未幾及於難年五十七  
金人去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初王黼使其客沈  
積中圖燕振戒以後禍積中懼而言不可既而振乃

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  
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爲知道其詞不過曰迨天  
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  
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  
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爲徽宗道之徽宗寤頗欲去  
健羨疏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宮室懼不  
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  
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振尹京時兩官方困  
於甚間振極意彌縫治龍德梁忻獄寬其罪不使有  
纖介可指高宗即位進秩七等仍官其子及親屬三

人又贈端明殿學士端平初曾孫東請謚賜謚剛愍  
同時死者禮部侍郎陳知質矣其傳給事中安扶附  
見父安燾傳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爲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立  
戰功積官至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鄜延路  
總管遷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改承宣使破夏人成  
德軍擒其酋賞屈降王子益麻党征拜保信軍節度  
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  
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督兵十萬渡白溝延慶行  
軍無紀律郭藥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

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  
聽至其鄉遼將蕭幹帥衆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  
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  
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爲  
後羅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即入燕  
城幹舉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渝約不至  
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  
斷饒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  
夜半偽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  
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殲之



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為敵至  
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  
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賦及歌誚之朝議延慶喪  
師不可不行法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契丹知中國  
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未幾復為鎮海軍節度使靖康  
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開遠門  
以出至龜兒寺為追騎所殺光世自有傳

論曰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忍都人塗炭拒疆敵無厭  
之欲親逢其凶熙靖世勩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  
食以終灌延慶戰敗而沒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

於死國難則一而已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  
未欲絕宋祀也不然是行也

